

NOBEL PRIZE OF LITERATURE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富赛特世家

上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 著 王 放 / 译



90164287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富赛特世家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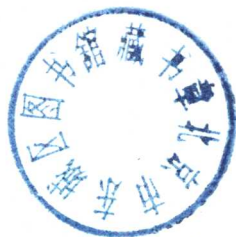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王放 译

I561.4

1086

1



R5481 / 04

I561.4

1086

⑥y 幸
W

吉林大学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富赛特世家

(上)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王 放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富赛特世家》是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的一部描写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家族兴衰史的长篇纪事体小说，该书曾于1906、1920、1921年分三部发表。“因为他优秀的叙述技巧在《富赛特世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获奖评语）他荣获了193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苏密斯是富赛特家族中的第四代。其妻伊莲是位美妙绝伦而又具有抗争精神的女人。她虽置身于中上层社会中，却耻于和他们为伍。两人现已分居多时。

苏密斯决定在罗宾山上建一幢房子，并把工程交给了他的大伯老佐里恩的孙女珍的未婚夫波西尼。波西尼倾慕伊莲的美貌，伊莲也深被他的超脱和才华所吸引，两人交往频频。

苏密斯在占有意识的驱使下，对伊莲粗暴地行使了丈夫的权力。伊莲将这一丑行告诉了波西尼。

波西尼痛不欲生，精神几近崩溃。他神情恍惚地奔走在伦敦的街道上，不幸被马车撞死了。

波西尼之死使伊莲悲痛欲绝，她愤然离家出走。为此，苏密斯雇用了私家侦探监视她的行踪。

小佐里恩是老佐里恩的唯一的儿子。他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水彩画家。十四年前，他因抛弃前妻和幼小的女儿珍与一外国女人私奔，和父亲断绝了关系。他与后妻生有一双儿女。如今，后妻已去世，父子二人也握手言和了，祖孙三代共同生活在罗宾山上那幢现已属于老佐里恩的财产的风子里。

老佐里恩死后，给伊莲留下了二万五千英磅的股票利息供其支配。做为遗嘱的执行人，小佐里恩与伊莲有了较多的接触。几经交往，两人互萌爱意。

苏密斯和伊莲终于离了婚。后他又与法国姑娘安妮特结了婚，并生有一女芙蕾；伊莲也与小佐里恩喜结良缘，并生有一子佐恩。

芙蕾和佐恩终于长大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两人一见钟情，并深深地相爱了。然而，他们之间的感情却遭到了双方家长的反对。最后佐恩在获悉了事情的真相后，断然拒绝了芙蕾的爱情，只身去了国外；而伊莲也在丈夫的遗作展开幕之即，离开了伦敦。

两代人、两个家庭的悲剧结束了；罗宾山上的那幢房子也挂出了出租的牌子。

第一部

资产家

……你可以回答
这些奴隶是我们的。

——威尼斯商人

031	不 乏 既 自 亲 洪 密 巷	1
031	奇 匪 匪 匪 之 武 西 彭 峰 洪 密 巷	2
041	目 录 國 匪 匪 匪 恩 里 彭 巷	3
041	干 不 个 一 館 里 恩 西 莫 恩	7
231	会 舞 館 中 家 杰 恩	8
331	武 之 舞 希 里	9
131	舞 館 館 舞 賽 富 个 一	01
081	舞 舞 舞 館 武 西 彭	11
231	客 舞 来 出 恩	21
091	半 武 舞 舞 恩 恩	31
191	舞 舞 武 坐 洪 密 巷	41

上 册

第一部 资 产 家 客 舞 来 出 恩

第一卷

卷 三 第

1	老佐里恩家的茶会	1
2	老佐里恩上歌剧院	17
3	司威辛家的宴会	31
4	筹建新房	45
5	一个富赛特家庭	55
6	詹姆斯的描绘	62
7	老佐里恩私访	71
8	新房的设计图	78
9	安姑奶奶逝世	87

第二卷

1	新房开工	95
2	美景良辰	103
3	和司威辛偕游	110

4	詹姆斯亲自到乡下	120
5	苏密斯和波西尼之间的通信	130
6	老佐里恩逛动物园	140
7	提莫西家里的一个下午	144
8	罗杰家中的舞会	155
9	里希蒙之夜	162
10	一个富赛特的诊断	171
11	波西尼的假保释	180
12	珍出来拜客	185
13	新房装修完毕	190
14	苏密斯坐在楼梯上	197

第三卷

1	马坎德太太的见证	201
2	公园之夜	207
3	植物园中的幽会	210
4	赴地狱之行	221
5	审判	228
6	苏密斯吐露出消息	236
7	珍的胜利	247
8	波西尼之死	256
9	伊莲返家	266
	插曲 残夏	272

第二部 骑虎难下

第一卷

- | | |
|----------------|-----|
| 1 在提莫西家里 | 325 |
| 2 一个名流的下台 | 336 |
| 3 苏密斯准备采取行动 | 349 |
| 4 苏荷区 | 356 |
| 5 詹姆斯疑神疑鬼 | 363 |
| 6 不再年轻的佐里恩 | 370 |
| 7 少男与少女 | 381 |
| 8 佐里恩受理委托 | 387 |
| 9 瓦尔听到了消息 | 396 |
| 10 苏密斯迎新…… | 406 |
| 11 重访旧人 | 411 |
| 12 在富赛特交易所里 | 417 |
| 13 佐里恩看出自己的处境 | 430 |
| 14 苏密斯发现了自己的所需 | 437 |

第二卷

- | | |
|-----------------|-----|
| 1 第三代 | 441 |
| 2 苏密斯去试探 | 452 |
| 3 重访伊莲 | 462 |
| 4 富赛特家人最害怕涉足的地方 | 469 |

下 册

卷一第

- 5 佐里从中作梗
6 佐里恩犹豫不决
7 达尔提告达尔提
8 挑战
9 詹姆斯家的晚餐
10 巴耳沙撒之死
11 提莫西遏止谬说
12 侦察的过程
13 “我们又见面了”
14 异国风味之夜

- 里奈西莫提 1
合不朗前谷个一 479
德谷邓采希那德洛 488
因荷 493
康猿斯提提提 505
恩里谷谷谷谷谷 511
又少已里少 518
升委照受恩里 523
息前丁候西谷 531
……德恩德密 537
人田德重 548

第三卷

- 1 苏密斯去巴黎
2 缠人的蜘蛛网
3 里希蒙公园
4 河流的彼岸
5 苏密斯采取行动
6 夏日地光
7 夏夜
8 詹姆斯在等待
9 出网
10 一个时代的消逝

- 里奈西莫提 51
德谷邓采希那德洛 51
需德谷谷谷谷谷 551
需德谷谷谷谷谷 559
需德谷谷谷谷谷 563
需德谷谷谷谷谷 571
需德谷谷谷谷谷 573
需德谷谷谷谷谷 577
需德谷谷谷谷谷 584
需德谷谷谷谷谷 588
需德谷谷谷谷谷 592
需德谷谷谷谷谷 601

117 晕厥	文已父 613
127 一个富赛特的诞生	面会 620
138 告诉了詹姆斯	诗林南 628
148 他的	夜事诗赛富美 633
插曲 觉醒	诗生诗诗诗诗诗 637

882

888

888

848

488

第三部 出租

第一卷

1 邂逅	661
2 小精灵——芙蕾·富赛特	680
388 罗宾山	688
478 古墓	697
588 重归旧里	707
688 佐恩	717
788 芙蕾	722
890 草原牧歌	728
990 郭雅	733
109 三重奏	745
119 二重奏	752
129 反复无常	759
048	诗赛富美诗诗诗 11

第二卷

1 母与子	769
-------	-----

216 父与女	魏 晨	775
330 会面	老 武 田 林 赛 富 个 一	790
436 格林街	棋 魏 曾 丁 利 告	801
530 纯富赛特事务	陆 陆	807
630 苏密斯的私生活	魏 晨	815
7 珍插一手		826
8 挣脱羁绊		832
9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出 暗 三 策	839
10 下定决心		849
11 提莫西的预言	卷 一 第 一 章	854

第三卷

180	武 魏	1
080	叶 奇 福 蕾 芙 一 一 吴 静 小	8
180 老佐里恩显灵	山 冥 冥	867
230 供状	墓 古	877
330 伊莲	里 田 政 重	884
430 苏密斯的心思	恩 武	889
530 一门心思	蕾 芙	897
630 濒临绝境	郑 建 恩 草	902
730 特殊使命	魏 晨	911
830 忧郁的调子	袁 重 三	920
930 橡树下	袁 重 二	926
1030 芙蕾的婚礼	常 沃 夏 又	929
11 最后的老富赛特		940

第二卷

第一卷

1 老佐里恩家的茶会

富赛特家但凡有喜事，那些有资格参加的人便会看见中上等大户人家那种既让人心旌摇曳，又使人获得教益的兴旺景象。但是，在这些荣幸的人群中，一个具有洞察力的人，就能看出这些场面不只表面好看，还关联着一个未被人注意的社会问题。说得更清楚些，他能够从这种家族集会中找到它之所以成为社会有力组成部分的证据。显然，这就是社会的一幅缩影。这个家族的这一房和另一房之间彼此并没有好感，任何三个人之间都没有本该具有的同情，然而他在这里却能找到那种神秘的极为坚固的凝聚力。从这里他可以隐约地观察出社会进化的来龙去脉，进而能了解到宗法社会、野蛮部族的麋集和国家的兴衰是怎么一回事。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五日那天，下午大约四点左右，在老佐里恩·富赛特住的斯丹贺普门家里，一个旁观者如果碰巧在场的话，就能看到富赛特家的鼎盛时代。

今天这个茶会是为了庆祝老佐里恩的孙女珍·富赛特和菲利普·波西尼先生订婚而举办的。各房的人都来了，大家穿着华贵，

白手套、黄马甲、羽饰和长裙子在眼前闪耀。就连安姑奶奶也来了。她住在自己的兄弟提莫西家里，平日绝少离家出门，整天坐在那间绿色客厅的角落里看书做针线。可今天连她也到场了，腰身笔直，一张安祥的老脸上透出尊严——十足地代表这个家族的坚不可摧的财产观念。

当一个富赛特家族的人订婚、结婚、或者诞生的时候，富赛特家族的人都要到场。当一个富赛特家族的人死亡——可到眼下为止，这个家族的人还没有死一个。他们是不死的，死亡是和他们的信念相悖的，所以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死亡。

这一天，富赛特家族的人同成群的客人混在一起，他们的身上都显示出比平日尤为庄重的气派，还有带有警惕和好奇的自信，充分保持一种耀眼的让别人来致敬的神态，就像严阵以待的战士一般。苏密斯·富赛特脸上那种常见的鄙夷不屑的神态今天已经蔓延到所有在场人的脸上。他们都防备着对方。

这种不自觉的敌对态度，使老佐里恩家的这次茶会在富赛特家族的历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他们这出戏的开场。

有种事情是富赛特整个家族的人全都痛恨的。他们今天穿戴得这样分外整洁，特别显示出大户人家的这种派头，亲热地接待来客，故意强调自己的家世，还有那股傲慢的神气，都可以说是出自这种痛恨。你想让一个社会、一个集团或者一个人暴露出原形本色，非有大敌当前不可，而今天富赛特家人警觉到的就正是如此，警觉使他们等待搏斗。作为一个家族，第一次本能地意识到，他们遇到了陌生而又危险的事情了。

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斜倚在钢琴上，此人是司威辛·富赛特。他的宽厚的胸膛上平时只穿一件缎背心，插一枚钻石别针，今天却穿了两件，还插上一根红宝石别针。一张剃过胡子的苍老的方脸，颜色如同浅黄色牛皮，眼睛暗淡无光，神态庄严。他和詹姆斯是

一对孪生兄弟，两个人一肥一瘦，所以老佐里恩总称呼他们为胖子和瘦子。詹姆斯这时正靠近窗口站着，他跟魁梧的司威辛一样，有六尺来高，但非常瘦，好像要跟他兄弟扯平，以维持一个折衷的重量似的。他的身体总有点佝偻，这时正在冷眼观看这个热闹场面。一只灰色的眼睛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带着沉思，有时又停止思索，匆忙地打量一下周围的情况。他手里拿着一件瓷器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着。离他不远的是他的独生子苏密斯，正在听一位穿着棕色衣服的太太谈话。苏密斯脸色苍白，胡子刮得光光的，深棕色的头发，有点秃顶。他把下巴扭向旁边又扬起来，显出傲慢的神色。苏密斯身后是他的堂弟高个子乔治，第五房罗杰·富赛特的儿子。乔治的胖脸上满是狡狴的神色，正在肚子里搜索一句自己平日常说的刻薄话。

紧靠在一起坐着三位老太婆——安姑奶奶、海丝特姑奶奶（富赛特家两位没出嫁的老姑娘）和朱丽姑奶奶。这位朱丽姑奶奶在年事已高的时候，无端地忘记自己的身份下嫁给了体质孱弱的希普迪莫斯·司莫尔。她现已守寡多年，如今跟她的姐妹住在最小的第六房提莫西·富赛特家里，就在湾水路。三位姑奶奶每人手中拿把扇子，脸上涂了点胭脂，插一点惹人注目的羽饰或别针一类小玩艺儿，以表示今天是个隆重的盛典。

族长老佐里恩本人因为今天当主人，所以站在屋子中间的灯架下面。他年已八旬，一头漂亮的白发，丰满的额角，深灰色的小眼睛，白色上须一直拖过结实的下颏，有一种族长的气派，虽两颊瘦削，太阳穴下陷，仍像青春不老一般。他身板站得笔直，一对精明又执着的眼睛，还没失去晶亮的光辉。因此，他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一分小人的疑虑和嫌恶的成份。这些年来，他一帆风顺，在他的脑子里，决不会有要摆出一副犹豫不决或明显敌意的念头的。

他和今天到场的四个兄弟，詹姆斯、司威辛、尼古拉和罗杰之间，既有许多不同点，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四兄弟之间彼此也颇多不一致，但又那样类同。

这五张脸虽特点和神情都不尽相同，却能找出一些相同点，那就是每个人的下巴都显出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这正是这个氏族的标志。在这一家族的灵魂中，这是个磨灭不掉的标记。

这天下午有那么一阵儿，所有这些相异又相似的脸孔，都流露出一种猜忌的神情，而被猜忌的对象显然是他们今天到此处来要会见的那个人。

据说菲利普·波西尼是个没有资产的青年人，但从前富赛特家的姑娘也曾跟这样的人订婚和结婚了。所以说，他们的猜忌并非全出于此。对于这个年轻人，他们之间早有所闻，也说不清猜忌的源头了。他们这样传说着，说波西尼曾戴一顶灰软呢帽去拜访过三位姑奶奶。这虽是一种应酬式的拜访，但他也不该戴着一顶说不出式样的肮脏的旧呢帽呀，以至海丝特姑奶奶经过那间窄小昏暗的穿厅时，有点近视的她看见椅子上的帽子，还以为是一只令人厌恶的野猫呢。她想把它喝开，但看见帽子一动不动，心里很不舒服。

正如同一个艺术家要抓住一幕场景，或者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的全部特点，总要尽力去发现那些意味深长的细节；富赛特家族的人在潜意识中也同艺术家一样，不期而然地都把着眼点放在这顶帽子上。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意味深长的细节，从中可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意义。他们都反问过自己，“我能不能戴着这样的帽子去进行这样的拜访呢？”答案都是“不会！”有些人还会补上一句：“我甚至连想也不会想到！”

乔治听了这件事开怀大笑。很显然，这顶帽子是为了开玩笑才戴的！他自己就如此干过。

“太傲慢了！”他说，“这个粗鲁的海盗！”

“海盗”的称呼就此传开了，最后成为这家人提到波西尼时最爱用的称号。

那次拜访之后，三位老姑奶奶都拿这顶帽子的事责备珍。她们都说，“亲爱的，我们觉得你真不该纵容他这么干！”

珍回答得又随便又不礼貌，仍是她平日的犟脾气：“噢，那有什么了不得的？菲利普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脑袋上顶着什么玩意儿！”

没有人相信她的回答会是如此荒唐。一个人竟不知道自己头上顶的是什么？这是什么话。

任谁都知道老佐里恩的全部家产都要由珍来继承。这个年轻人会和珍订婚，他捡了多大一个便宜呀！可他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呢？不错，他是名建筑师，但这不能成为他戴这种帽子的原因。富赛特家族新近认识的两位建筑师在伦敦的交际季节进行礼节性拜访时，就决不会戴这样的帽子的。情况不妙啊！

各房的人虽然这样又惊又惧，这样不赞成不放心这门亲事，可是老佐里恩家请客，却照来不误。斯丹贺普门散发请柬是极其罕见的举动，自从老佐里恩太太去世以后，十二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呢。

各房从未在一次集会中全部出席过。他们之间虽有嫌隙，但仍能神秘地团结一致，因此——当面对共同的危险时，都能挥臂上阵。就如田野中的一群牛发现一只狗跑过来，便会头挨头肩并肩准备一拥而上，把来犯者踩死一样。

所以略微提一提帽子这件事，就足以使富赛特的家人感到不安。如此显赫的富户，为了维护这个庞然的中上等阶级的脸面，怎能不感到不安呢？如果麻木不仁，那才荒唐呢！

此时，那位使人感到不安的老兄正远远地站在门边和珍闲聊，